

山家清事
宣政雜錄
碧湖雜記

清尊錄
續墨客揮犀
大唐傳載



碧
湖
雜
記

撰人不詳

中
華
書
局

四庫全書提要

碧湖雜記一卷

不著撰人名氏。陶宗儀說郛載之。題曰宋謝枋得撰。然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。未知確出枋得否也。書僅八條。殆亦非完本矣。第一條辨蘇軾老饕賦當作老饕。此據說文貪財曰饕。貪食曰饕之說。似乎有理。而實膠固。說文所註。特因左傳稱貪於飲食。冒於貨賄。天下之人。謂之饕餮。因而分屬立訓耳。考呂氏春秋稱周鼎饕餮有首無身。食人未咽。害及其身。則饕餮本屬獸名。獸貪食有之。獸貪財無是事。觀字竝從食。其義可推。通用爲貪食之名。於理無害。不必執也。第二條載僧思說。及曾季狸辨五臣文選註。陶潛但書甲子之譌。謂按其甲子。皆在宋未受禪以前。其言鑿鑿可據。此書乃云劉裕自庚子得政。淵明逆知晉必爲宋。故於二十年前先削年號以寓意。其說尤迂謬不通。餘六條亦皆勦襲舊文。罕逢新義。

碧湖雜記

東坡老饕賦。蓋文章之遊戲耳。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。貪于飲食。冒於貨賄。侵欲崇侈。不可盈厭。聚斂積實。不知紀極。不分孤寡。不恤窮匱。大下之民。以比三凶。謂之饕餮。說文曰。貪財爲饕。貪食爲餮。然則東坡之賦。當作老饕爲是。

五臣注文選。謂陶淵明詩。自晉義熙以後。皆題甲子。後世因仍其說。獨治平中。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。辨其不然。其說曰。淵明之詩。題甲子者。始庚子迄丙辰。凡十七年。皆晉安帝時所作。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。宋始受禪。自庚子至庚申。蓋二十年。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。恥事二姓。而題甲子之理。曾裘父艇齋詩話。亦信其說。然以余考之。元興二年。桓元篡位。晉氏不斷如綫。得劉裕而始平。改元義熙。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。淵明賦歸去來辭。實義熙元年也。至十四年。劉公爲相國。恭帝卽位。改元元熙。至二年庚申。禪于宋。觀恭帝之言曰。桓玄之時。晉氏已亡。天下重爲劉公所延。將二十載。今日之事。本所甘心。詳味此言。則劉氏自庚子得政。至庚申革命。凡二十年。淵明自庚子以後。題甲子者。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。忠之至。義之盡也。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。

杜詩云。坐開桑落酒。來把菊花枝。按賈思勰齊民要術。造酒門有桑落酒。神麴酒。其名不一。又云桑欲落時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。造神麴酒。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。然桑落時作者。乃勝于春。又有造桑落酒麴

法。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然。

杜牧之華清宮詩云。雨露偏金穴。乾坤入酒鄉。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。賞賚無極。君臣終日酣宴。所以兆漁陽之變耳。余聞東都宣政間。禁中有保和殿。殿西南廡有玉真軒。軒內有玉華閣。即安妃妝閣也。妃姓劉氏。入宮進位貴妃。林靈素以左道得幸。謂上爲長生帝君。妃爲九華玉真安妃。每神降。必別置妃位。畫妃像于其中。每祀妃像。妃方寢而覺有酒容。是時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。嘗賦詩題殿壁曰。瓊瑤錯落密成林。檜竹交加午有陰。恩許塵凡時縱步。不知身在五雲深。侍宴于保和殿上。令妃見京。先有詩曰。雅興酒酣添逸興。玉真軒內見安妃。命京展補成篇。京卽題曰。保和新殿麗秋暉。恩許塵凡到綺閣。云云。須臾命京入軒。但見妃像。京又有詩云。玉真軒內煖如春。只見丹青未見人。月裏嫦娥終有恨。鑑中姑射未應真。已而至閣。妃出見京。勸酬至再。日暮而退。且君門九重。睡榻之側。豈容他人咳嗽。至令人臣縱步褻飲于其間。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。然其他日之禍。殆甚于天寶之季。此可爲萬世君臣之戒。

劉造民。名程之。字仲思。遺民其號也。曾作柴桑令。與淵明同隱。淵明有和劉柴桑詩。時又有周續之者。爲撫州參軍。淵明呼爲周掾。亦隱於柴桑。號潯陽三隱。

大麥青青小麥枯。誰當獲者婦與姑。丈夫何在西擊胡。吏買馬。軍具車。請爲諸君鼓龍胡。山谷親書此帖。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。後至元壽中。涼州羌寇反。抄三輔。延及并冀。大爲民害。命將出師。每戰輒負。中國

益發田卒。麥多委棄。但有婦女收獲。吏買馬軍具車者。言調發重也。請爲諸君鼓龍胡者。不敢公言。私相語也。

古樂府木蘭詞。乃女子代父征戍。十年而歸。不受封爵。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。彎弓征戰作男兒。夢裏曾經與畫眉。幾度思歸還把酒。拂雲堆上祝明妃。女子作男兒。其事甚恠。五代王蜀時。有崇嘏者。本臨邛女子黃氏。蜀相周庠初在臨邛。嘏以詩上謁。庠稱之。薦攝府掾。吏事明敏。胥吏畏服。邇一載。欲妻以女。嘏以詩辭之曰。一辭拾翠碧江涯。貧守蓬茅但賦詩。自服藍衫居郡掾。永拋鸞鏡畫蛾眉。立身卓矣青松操。挺志堅然白壁姿。幕府若容爲坦腹。願天速變作男兒。庠大驚。召問具述本末。乃黃使君之女。元未從人。惟老嫗同居。此事尤恠。

今樂府有蘭陵王。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。一名孝瓘。爲蘭陵王。邙山之戰。長恭爲中軍。率五百騎再入周軍。遂至金墉之下。被圍甚急。城上人弗識。長恭免胄示之面。乃下弩手救之。於是大捷。武士因歌謠之。爲蘭陵王入陣曲。是也。